



蘇聯·伯明爾尼林著 沈靜波譯

# 在生命綫上

上 七 五 六

蘇聯文藝叢書

在生命線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★

文化出版社印行

1951

蘇聯文藝叢書

# 在生命綫上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定價人民幣叁仟伍佰元整

著者 伯明爾尼

譯者 沈靜

發行人 陸劍

出版者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

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
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(京)

京總 1951-2 (150P.) 001-30000

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的晚上，密加·波波夫終究得到了可以出發到前線去的消息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就請了三小時的假，離開營房，回鐘聲巷的家裏去，向那和他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的祖母告別。

秋天，莫斯科的清晨，黑暗，寒冷而潮濕。這是清晨六點鐘的時候。整夜守衛着莫斯科天空的探照燈的藍色的光芒，還在淡黑色的天空中疾掃着。

密加沿着阿爾巴脫向前走，眼睛還朝上看着天空中的光芒，它們一會兒合起來，一會兒又交叉着像正在瘋狂地搜索着什麼東西，最後，它們找到了。

密加停下來，靜靜地立在尼基脫斯基林蔭道的轉角上。

在幾條交叉着的藍色的探照燈光裏，一顆不容易看清的乳白色小點。馬上，高射砲的射擊聲，衝破了清晨的靜寂，怒吼起來，使昏暗的天空，灑滿無數爆開的火花。

密加正想在附近人家的門口躲避一下，但是，他想到了更好的事情。躲在門下面，

他就看不到天空，而那時的天空正大有可觀呢。

起初，只是一顆乳白色的小點，一會兒擴大成一架隆隆叫着的德國飛機，大概是帶了炸彈的。德國人想把它們丟在莫斯科，但是，高射砲沒有給它這個機會。現在，它好像被高射砲擊中了，搖搖欲墜地冒着烟。忽然，從機身拖出一根長長的煙尾巴。又一會兒——爆出了火燄，它在天空中翻了三個筋斗，就在深不可測的黑暗的天空中爆炸，射出一種閃爍的，死白的炫光，像一個火球似地往大地上掉下來。

密加·波波夫着迷似地站立在林蔭道的一個轉角上，猜想那架敵機會落在什麼地方。然後，他踱着方步穿過馬路。因為他從容過度了，差一點被一輛載重的大卡車軋過。在這早晨的時刻，這些載重卡車好像發了瘋似的疾馳，載着一捆捆的東西，擠着搭客，疾馳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。街上充滿了它們的吵聲，淹沒了在這時特別擁擠地載着乘客的電車所發出來的鏗鏘聲，而往來的行人都忙着他們的事情，看上去有些心事，而且有點煩惱。

並不是爲了敵機的空襲，而是爲了前方來的使人煩惱的消息，莫斯科現在驚惶了，整夜都沒有安息。昨天，無線電廣播着說：我軍的障地，突然變得很不利，敵人衝破了

我們前方的防禦線，正在瘋狂地向莫斯科猛攻。

密加轉身走到電車站，像其他十多個搭客一樣，抓住了正要開行的電車的把手的欄杆，用肌肉的力量掛在車上。但是，過了一分鐘，他就擠到車子裏面去了。

雖然，車子裏面是這樣可怕的擁擠，但是，這個早晨沒有一點兒爭吵或者喧嘩。他們好像都互相在緘默中同意了大家保持和平。這是一種不平常的，難於描繪的，悲哀的靜默。

一個極大的悲哀降臨到人們的身上；時間是到來了，他們不得不趕緊離開莫斯科，否則……否則就得不顧一切代價去阻止敵人的前進。不顧一切代價！

密加走進了自己所住的屋子的前庭。在前庭深處，有一盞藍色的燈在樓梯上面像一隻失眠的眼睛似的閃着光，角落裏還堆着一些沙袋。這些沙是準備撲滅燃燒彈的。這一切都表示着現在是在戰爭中。密加將鑰匙放進鎖裏，把門開了，走進那昏暗的走廊，剛離開了外面的吵鬧，這裏有使他覺得一種高興的靜寂。

十年以前，他時常在早晨的時候，跨着一根竹竿，在這空洞的走廊裏奔跑，自以為是一個無所怕懼的騎士，這吵擾了那好睡的鄰居，一個簿記員。他時常在發怒的時候斷

言：這樣的小孩將來長大了——一定是一個強盜，一個馬賊，最好也不過是一個趕車的，他並且說大家總會看到他的話變成事實。現在，密加·波波夫正在經過這黑暗的走廊。他既不是一個馬賊，也不是一個趕車的，而那個簿記員，被晚上的空襲弄得疲倦了，大概正像十年以前一樣地酣睡着。他現在是回家來告別的。誰知道呢——或者他是最後一次經過這走廊了。

電燈的開關在門的右邊，他在黑暗中摸到了它，桌子上的小燈亮了。

立刻，他的祖母醒來。她看清楚了是誰以後，就從棉被裏把腳伸下床來，只穿着她的法蘭絨睡衣，像一隻老鼠似的開始匆忙和騷動起來。

『不要忙，祖母！』密加請求着，皺起眉來。『我並不是來同您一起用早飯的。我是來向您告別的。』

『你要離開這裏嗎？』她嘆着氣說：『我親愛的小雛兒——要離開了……』  
她抬頭望着他灰色的眼睛。

『你要走得很遠嗎，密坦卡（註：密加之暱稱）？』

『跟別人一樣，打仗去……』

他雖然說過不要吃早飯，她仍是匆忙地跑進廚房，架起鍋子。當她回來的時候，她就蹲在正翻着抽屜的孫兒旁邊。她是一個性急而好問的老太太，她迫切地要問她的孫兒一切情形。

『那末，他們是不是要給你一枝槍呢，密加？』

『當然要給的。您知道我要編在一個手榴彈的部隊裏。』

不久，因為蹲得太累了，她就站起來，開始整理桌子。然後，她又覺得還有許多事情需要曉得：

『密加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人們說：德國人的首領，是叫做希特勒還是什麼的，他頂反對志願兵。我聽說他最先就要殺志願兵，他是不惜任何代價，不肯留下一個志願兵來的……』

『您難道以為我會把他留下來嗎？』密加帶怒的反駁，仍舊翻着抽屜裏的衣服，他警告着說：『您最好還是不要管政治。祖母！您知道……』

『我並沒有管政治呀！』她抗辯着，『我不過是在談話中間隨便提起的。倘使突然之間——哎，你決不會知道將要發生什麼！——倘使他捉到了你，上帝保佑吧！人家會』



告訴他，你是一個志願兵。……」

「我告訴您，祖母！我明白地告訴您，您還是不要管政治吧！」密加再懇求她。

「我告訴你，我一點也沒有管。」她宣告着說，「但是，話又要說回來了，我也不是一塊石頭啊！你知道嗎？就是一隻狗，也要關切牠的小狗哩！而我是你的親血肉，你的祖母。」

她流着淚，輕聲地和柔地哭泣起來。

這時，密加站起身來，挺一挺胸腔，臉變成血紅，說道：

「那麼，您想我應該怎樣做呢？逃走嗎？或者藏起來嗎？」

「不，上帝阻止你去做這樣的事情。」她驚駭地說：「感謝上帝，我們是俄羅斯人。我們逃出了自己的祖國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？我祇是說，我們隨便談談——許許多多的人離開了。人們說德國人是坐在鐵的坦克裏，直向我們攻來的……他們那種力量，是從來沒有見過的，各種槍砲武器，無數的士兵。」

密加在房裏踱來踱去，沒有說什麼。然後和善地向她問道：

「要不要我把您疏散到別處去呢？」

『現在，我該幹什麼——疏散？』她很突然接着說；『我決不願疏散，就算我還年輕，我也不願意。現在，在我這個年紀……』

然後，他們靜靜地用着早餐。自來水在廚房裏滴嗒滴嗒地響着。簿記員已經在走廊裏溜躑了，一邊咳嗽，一邊清着喉嚨。

密加突然回憶到他的幼年時候，那時候怎樣常常睡在那隻短短的櫃子上，現在他的大衣就甩在上面。他已經不大記得在他父親死後，他才三歲的時候，怎樣給帶到這裏來。但他仍沒有忘記他是時常睡在那櫃子上的。他大一點的時候，就睡在地板上了。他離開學校去做工的時候，他們才買了那隻床，從此他就睡在床上，直到現在。

睡在床上是非常舒服的。床邊還有一盞燈，祇要用一張新聞紙遮起來，就可以整夜的看書。倘使你睡得很甜，到了天明，祖母會突然把你推醒：『密加！我說，密加！該起來啦，你要遲了……』

雖然，她是憐憫着密加的。

他現在已經長大了，而且非常強壯。他可以把祖母抱起來，像抱一個嬰孩似地。但是，祖母還當他是十五年前的一個弱小，脆弱的嬰孩；那時候，她從一個和善的陌生人

的手臂中把他接過來，第一次把溫暖而顫動着的他緊抱在她胸前。

人家都說他已經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曾經在文化休息公園裏看到他倆在一起。鄰居們甚至時常拿這件事來跟他祖母開玩笑：『妳等着吧，在這些好日子裏，他會把他的孩子們給妳帶回來，同時也會把他的妻子一起帶來呢。』她跟他們一起笑，同時純樸地在心裏想着：『那都是胡說，孩子還年輕哩！』

現在，這孩子要去打仗了。

『密加！』她一面把滾水倒到茶杯裏去，一面說：『他們爲什麼將你的頭髮剪得這樣短？是你自己要他們剪的，還是他們要你剪的？你本來有那樣可愛的頭髮，你不覺得可惜嗎？』

『這有什麼可惜呢？』密加問道。

『實在，也真是。』她略帶一點悲哀地說。忽然又流起眼淚來，大聲地哭泣，好像她的心碎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他們聽到一架剛掠過屋頂的飛機的吼聲。那個簿記員在外面敲着門。

『要牢牢地記住，』他說，一面把房門推開了一點兒，『房東警告過我們，無論有什麼事，我們都要到防空洞去躲避一下。大家都要去，不能例外。』

『我可沒有時間，』老太太揩着眼淚說，『我要送我的孫子到前線去哩！』

簿記員把門開大了一點，終於走了進來。他祇穿着拖鞋和汗衫，吊帶在背後搖盪，像一條分裂的尾巴。

『呵，德米脫里·伐西利依維基……。』

這是他第一次用德米脫里·伐西利依維基這樣的全名來稱呼密加，簿記員的臉很嚴肅，他伸手給密加，他站了起來。

『原來你要到前線去嗎？』簿記員因為沒有什麼別的話就這樣問他。

『他是自己志願去的。』祖母這次帶了一點驕傲的口氣說，她用毛巾抹着眼睛。

簿記員好像第一次見到密加似地，仔細地凝視着他。那是很顯然的，他現在歡喜這個年輕小夥子的一切——他的發光的，灰色的，倔強的眼睛，他的雄偉的肩膀，和那寬闊而豐滿的胸膛。

『咳！』簿記員嘆了一口氣繼續說，『俄羅斯是在遣送着它最優良的孩子們，最最

優良的一羣……』

他靜默了一會。突然，用雙臂緊抱住了密加，他已經給情感征服了。他說：

『好，讓我們來話別吧，德米脫里。伐西利依維基，不要對我過去有時候想過的或說過的話抱怨了……』

在他枯乾的年老眼裏，閃耀着淚光，他也不抹去，也不把它隱藏起來，但是，由於一種不可思議的原因，說：

『當我見到你的時候，我覺得慚愧得很，德米脫里。伐西利依維基……我覺得慚愧，因為我是一個老朽貨，我怕敵人的炸彈。我對我自己的一生，都感覺到羞恥……』

密加感到非常迷惘而且困惱。

簿記員再跟他握了握手，就好像他剛才猝然地進來一樣，又猝然地走了出去，留下無限的憂鬱，壓抑在這小夥子的心頭，第一次擾亂了他內心的恬靜。

廚房裏，祖母在低聲地哭泣着。

密加望了望他的手錶，就開始收拾東西——他把三雙襪子，半打手帕和一把從碗櫃裏拿出來的刮鬍子刀，都放進袋裏去。然後，他向房間四週望了一望，看看還有沒有別

的東西需要帶走。

他把掛在牆上的六弦琴拿下來，放在膝上。然後，突然不加思索地，玩起他好久好久以前聽來的那隻吉普賽歌。

那些歌詞又古怪，又荒謬，而且，有些還帶着一種悲哀的聲調。

……你去了，我望着你可愛的肩膀

消失在黃昏的朦朧中……

他柔和地一句句唱着，還幻想着一個女孩子在唱着他自己。而他，密加，要開赴前線去了。也許是拉加·赫美遼娃在唱吧。他不知道她——拉加·赫美遼娃現在在那裏。他的祖母從廚房裏出來。她已經痛暢地哭過了，現在就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，敏捷地準備做事了。

『你準備帶些什麼東西走，密加？』

『我把需要的東西帶走。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，我已經拿了我所需要的一切。』

『你可以帶一點糖果和薄脆餅去。』

『爲什麼我要帶這些東西呢？』他反問道，但並沒有不高興。

『噢，但是你不能連一點糖果都不帶就去的呀，』她固執地說，一面把糖果和薄脆餅包在一塊鮮艷的手帕裏。『在一九一四年，我看着你的父親，也像這樣離開我到前線去。』她回憶着說：『他那時還沒有結婚，跟你一樣，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。他是一個好人。在騎兵聯隊裏……』

不知多少次了，她講述密加祇在照片裏面見過的他的父親。

戰爭使他的父親變成一個跛子。母親爲了憐憫才跟這跛子結婚，可是不久就離開了他。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；也許她也死了。

密加把六弦琴掛回牆上去。『我還要替父親報仇，』當他想到德國人的時候，他給突如其來的憤怒所激動，就這樣對自己說了，一面兇狠地咬着嘴唇。『我要殺死德國人，越多越好。我們看吧，這戰爭，並不是由我們掀起的。已經兩次了，都不是我們第一個掀起的。』但是他回過頭來對祖母說的，却是完全不同的話：

『我請您，祖母，爲我照顧照顧我的六弦琴，那些鄰居的女孩子們會跑來向您要求借去玩的，但是無論如何不要借給她們，她們會把它弄得走音的。』

他拿了兩張報紙在桌上又把六弦琴從牆上拿下來，小心地把它用紙包起來。

『我回來的時候還要彈的。』

然後，很小心地再把它掛上牆去。他穿上了外套，把帽子拿在手裏說：

『現在，你不要顧慮什麼了，祖母！您知道，您將會收到我的餉銀。而且，同平時一樣可以得到食物，您不必太儉省了。』

『爲什麼我要拿你的錢呢？』她說，『我自己要去做工了，他們說所有的老太婆都可去工作，爲紅軍縫織手套。』

密加彎下身體，用雙臂抱住年老的祖母，熱情地吻了她三次。

她再也不哭了，她的眼睛是乾的，祇是，當她注視他的時候，眼睛裏好像有一種憤怒的光芒。但是，她的聲音和善而悲傷，她說：『原諒所有我說的話，密坦卡，但是，我的用意都是好的。我從沒有給你一種壞的勸告。我告訴你！因爲你要到前線去了——好的，你去吧！你要記住一件事！我把你養大了，密加，你是一個瘦弱而多病的孩子。當你患着沉重的痢疾的時候，我小心地看護你直到你回復了健康；倘使沒有我，或者你已經不在人間了。感謝上帝，你現在長得多麼強壯啊！政府供給你教育費，並且供給你



生活上的一切。你消耗國家的已經不少了，密加，記住這些。」她突然情感衝動地說：「倘有一顆子彈向你飛來，不要因此而退縮，要勇敢地向那些魔鬼，吸血鬼衝上去，要打得他們的臭皮膚上一塊好地方都沒有。」接着，她用一種信賴的口氣說：「你一定要比德國人的力量大許多，密加，你一個要敵他們十個。記住，密加！在你的身體裏流着優秀的俄羅斯的血液呢。」

她送他出來，看他走一段路。

「還有一件事你要記住，密加。」她又開始說：「你決不可使我們失體面。所以，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斯大林同志會親口說：『你們看，波波夫老太太送給我們一個多麼優秀的紅軍戰士，他還沒有得到動員的軍令呢！』」

密加笑了，祖母也報以笑聲。他們又接了吻。密加走到街上的時候，心裏覺得非常舒暢。

那是太陽很好的秋日，雖然人們有一種普遍地焦急的感覺，但是，一般講起來，仍是快活的。

密加·波波夫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他記起了另外一個日子，比今天更明亮的一個日